

法国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肯定性行动”*

——巴黎政治学院招生改革探析

刘希伟

摘要:作为法国精英高等教育承担者的大学校,通常实行预科基础上的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入读者大多属于上层社会子弟。近十年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实施了一项旨在增加社会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的肯定性行动,其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肯定性行动本身即构成一种“反向歧视”,且又内含着平等与卓越这一基本的冲突与矛盾,以目前观之,巴黎政治学院肯定性行动对于其他大学校的示范与辐射效应比较有限。

关键词:法国精英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巴黎政治学院;招生改革

教育平等是人类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教育不平等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现实存在。在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以至于有人认为,法国人之间最大的不平等即在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别,而并非经济上的不平等。^①这种不平等的鲜明表征之一,是作为其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校历来只向上层社会子弟开放,来自社会底层者则绝少有机会入读此类高校。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中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招生改革现象,即巴黎政治学院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肯定性行动项目——从“教育优先区”招收新生,申请者不必参加通常的入学考试便可入学。这一改革,被人们称为“法国的一场革命”。十多年来,其引起了法国公众乃至其他国家教育学者的积极关注,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拟在简要介绍法

国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即大学校招考方式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巴黎政治学院肯定性行动政策与实践,最后对其相关争议进行反思与讨论。

一、法国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大学校的招考方式

在欧洲教育体制中,法国是最重视考试的国家。当代法国,得知某一个人通过了多少考试,便可知道其社会地位。^②不过,具体到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入学考试包括方式与竞争难易程度自然存在一定差异。法国高等教育双轨制包括综合性大学系统与大学校系统,前者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承担者,后者则属于典型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由此,两个系统相比较而言,前者通过高中会考便可申请入学,相对属于“宽进严出”;而后的竞争则相当激烈,可谓典型的“严进严出”。

作者简介:刘希伟,男,山东栖霞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大学招生制度与政策研究(杭州 311121)

*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科举考试及其现实观照研究”(编号:201409)研究成果。

大致说来,法国大学校的入学流程是先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加上通常为两年的预科,之后再参加大学校的专门入学考试,通过之后才可获得入学机会。这种预科班一般设在高中,学制2年,分为理工、经济与商业(即通常所说的商科,含经济与法律)及文学3个专业。中学预科班学习方向的分类办法不尽相同,方向数量也多少不一。由于学生的首要目标就是报考大学校,因而教学内容与大学校入学考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3]

大学校入学考试采取单独考试或联合考试的形式。对于联考者而言,一般是知名度接近、学科设置相仿或者有合作关系的学校联合举行。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预科班考生可以根据其意愿参加多种联考,对此没有限制性规定。如果预科班毕业生未被任何一所大学校录取或认为录取学校不理想,则可复读一年之后再参加大学校入学考试。部分学生还在预科班的两年间,同时在与预科班有合作关系的大学注册,法国大学一般承认其大学一、二年的同等学历。因此,在大学校入学考试中未被录取者,也可直接插入某一大学的三年级学习。^[4]此外,还存在通过审查高中毕业生学业成绩择优录取,并将预备班和专业学习合而为一的五年制大学校。^[5]

总体上看,作为法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校,大多通过这种预科基础上的专门入学考试进行招生。

二、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肯定性行动——以巴黎政治学院为中心

大学校作为一种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入学竞争异常激烈。有关统计表明,在法国能进入大学校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仅占高中毕业生人数的10%。^[6]社会处境不利者,包括贫困家庭、外来移民家庭的子女,在其中所占比例非常低。Euriat和Thélot在1995年进行的一项纵向调查考察了四所卓有声誉的大学校的学生社会出身状况,结果发现:在1990年代早期,法国国立行政学院中仅有6%的学生来自于中低阶层。类似地,Tiberj和Cheurfa(2001)也得出结论:大学校较之于大学,其歧视性更加明显。那些通过大学校入学考试者,大约62%属于政府高官或者是高级专业人员子弟。如此,大学校招生中,便没有那种基

于多样化社会阶层的一种分化——而这对参与1960与1970年代游行的人来说是不会忘记的。的确,大学校的入学通道变得更为狭窄了。^[7]

同样,巴黎政治学院的生源阶层构成,一直以来也存在严重失衡现象。该校高选择性的考试过程,创造了一个文化精英阶层(a mandarin class),其不仅淘汰了“欠准备”的学生,也将那些非来自社会经济与文化青睐群体的学生限制在外。一项基于1998年招生数据的研究表明,巴黎政治学院81.5%的学生来自社会上层或中上阶层,来自于工人阶层的学生不足1%——非选择性大学在这一比例上为12.5%。^[8]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巴黎政治学院学生的社会与阶层背景越来越同质,几乎完全成为中上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一个场所。“社会歧视在‘第二代’移民身上呈现出严重化的趋势。在法国,非洲穆斯林家庭的子女,能考入重点大学,跻身社会上层的极少,他们许多人只能完成一般学业,融入法国中下阶层。”^[9]

巴黎政治学院的肯定性行动,正是缘于精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多被上层社会子弟所占据这一问题。若是向前追溯法国精英高等院校的招生历史可以发现,基于政治稳定、社会融合的考量,过去也曾有大学校实施过肯定性行动。例如1959到1961年,法国政府在国立行政学院中采用配额制为130名阿尔及利亚学生预留了入学名额。被称为“法国高级公务员摇篮”的国立行政学院,每年招生名额相当之少,甚至不及100人,入学竞争十分激烈。法国政府能够在如此之少的招生名额中设置如此之多的配额指标,可见力度之大。^[10]当时,法国正陷于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降低、消解阿尔及利亚革命军事冲突的冲击效应,具有一定的权宜性与特殊性。

进入21世纪以后,一项引人瞩目的大学校招生改革现象开始出现——巴黎政治学院开启了一种肯定性行动政策。这一政策为弱势社会群体创设特别招生程序,大多直接通弱势中等学校,可以说与社会底层出身的学生直接关联。为借助招生民主化而改变入学名额由白人、中上社会阶层所占据的状况,巴黎政治学院在2001年录取17名来自于“教育优先区”

(ZEP)的申请者——并未要求他们参加通常的入学考试。这些来自于教育优先区的申请者需要完成两篇论文,一篇关于快报短文的综合分析,另外一篇为相同主题的论文。之后,再由所毕业高中教师和管理者为他们进行推介。如果得选,则再需在五名考官前接受一次30-40分钟内的口头面试;通过者继续接受由学者、政治学家与商业主管等多人组成的考官团进行严格的口头考试。这其中,对于申请者的综合评估包括(心智)成熟程度、潜力、动机、社会出身以及在巴黎政治学院取得成功的潜能等方面。

巴黎政治学院的肯定性行动可以说是一种“优先入学项目”,或者说“延伸项目”。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其与郊区或是贫困社区学校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后者一般被划入“教育优先区”。在高中校的最后一年中,教师通过讲习班的形式辅导学生准备巴黎政治学院的入学考试,主要集中于训练新闻评论的口头和书面报告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政治学院是通过委托其合作高中校的教师为其预先培养、甄选学生。由此,巴黎政治学院的肯定性行动可以说是为教育优先区的高中校学生创设一种特别入学通道,并借此提升生源多样化与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不仅如此,通过这种特别通道入学的人既可获得财政援助,又可获得特别指导,后者主要在于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大学教育环境。

表1 2001-2010年巴黎政治学院的CEP学生数
(单位:人)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CEP 学生数	17	33	37	45	57	75	95	118	126	127	128

资料来源: The Equal Opportunity and Diversity Program, “Objective: Equal opportunity The Priority Education Agreements”, ed. Sciences Po (Paris 2011), 1-5.

注:当教育优先区(ZEP)的学生通过肯定性行动而成功进入巴黎政治学院,他们正式被称为“CEP”(convention éducation prioritaire)学生

自2001年以来,通过肯定性行动入读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持续增长。2001至2011的十年间,通过

这种特别通道入学的学生数达到了858人。根据丹尼尔·萨巴格的统计,这些学生约占该校学生总数的6%。其录取率大约在14%至19%之间,明显高于其他通过正常考试渠道入学学生的录取率,且基于中学毕业会考衡量的成绩和荣誉也不如其他学生。^[11]换句话说,若是按照通常入学考试的要求,他们不可能达到录取标准。^[12]

据统计,在2001-2007学年中,来自于“教育优先区”48所学校的359名高中生通过肯定性行动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其中的133人来自于巴黎东北部的“塞纳河—圣丹尼”地区,也即法国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地区。被录取的学生中有55%为北非移民的二代,65%属于穆斯林人;67%至少父、母一方在法国之外出生,55%的父母双方均在法国外出生;大约50-70%被录取者的父母正处于失业状态或者是属于普通工人阶层。^[13]而2009年,通过肯定性行动进入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中,83%属于“二代移民”,他们当中约有85%的父母一方系在非洲出生。^[14]这些数据表明,巴黎政治学院的肯定性行动项目不像美国那样主要倾向于照顾“为社会所忽略”的少数族裔,而是向所有种族尤其是外来移民者中的低收入和工薪阶层开放。

根据巴黎政治学院公布的资料,2001年其高中合作伙伴校仅为7所,2011年达到88所;大约8/10的新生能够顺利进入第二年的学习;每年大约50-70%的CEP学生来自于失业者、手工劳动者等低收入者家庭,其中3/4获得了助学金;约有2/3者父母一方系出生在法国外。^[15]显然,在巴黎政治学院自身看来,其肯定性行动无疑是成功、有效的。

三、法国精英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争议

正如其他国家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这种为弱势群体设立特别通道、配置专门入学名额的做法,一方面赢得了部分社会人士的高度认可与肯定,另一方面自其实施之初便遭遇到强烈的反对与质疑之声。

反对方认为,任何形式的“积极歧视”都违背了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理想。丹尼尔·萨巴格认为这种做法违离普遍性、竞争性的入学考试,与共和国法律面前平等对待的原则相悖,这反过来造成

了另一种类型的歧视,因为高中合作校系由巴黎政治学院确定。早在2001年,法国右翼组织“全国大学联盟”便要求巴黎法院特别法庭取消这种项目,并建议创设一种基于学生居住地的招生办法。而左翼学生联盟“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样也批评这一项目,认为其只是原本充满社会性偏见的大学校入学考试的一种权益性替代物而已。^[16]不过,法国议会与参议院作出的判决是:巴黎政治学院董事会有权自主决定其招生条件与方法,并可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多样性。这种事实上向外来移民群体中的处境不利者倾斜的招生政策,在2003年获得了法院的认可——被判定符合法国宪法。当时的判决前后经历三年之久,由此也可看出有关争论的激烈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左翼学生联盟还是右翼大学联盟均极力反对这种肯定性招生政策,且“全国大学联盟”仍在积蓄力量以图取消这种政策。

2005年巴黎骚乱之后,法国再度重新检视其教育制度,希望借以缓解可能出现的更深的社会纷争。当时,著名的蒙田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大学校入学考试预备性课程每年接收2至3个教育优先区的学生;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韦伊(Patrick Weil)则呼吁其5-7%的学生从公立中学中招收。法国社会党也提出类似主张,但被当时的希拉克政府与议会拒绝,后者认为一个公正的共和国不能通过降低水准达成某种所谓的平等。然而,后来希拉克还是接受了社会党人士的主张。时任内务部长的萨科齐则坚决支持实行肯定性行动,并强调若精英教育制度不能产生多样化精英(即学生来源的多样化),那么政府便有责任进行介入、纠正。^[17]

高等教育领域,包括大学校招生,及就业领域究竟应否实施肯定性行动?针对这一问题,萨科齐曾在其任职总统期间指定一研究小组,研究法国宪法是否可以或是否应该进行修改,从而允许通过“积极歧视”即肯定性行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前欧洲议会议长以及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西蒙娜·韦伊,被选定领导此项研究。该研究小组在2008宣布,任何基于肯定性行动而对宪法进行调整的行为都违背法国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核心价值。^[18]也就是说,法国不应实施肯定性行动,更不应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法

来支持肯定性行动。再者,其他一些人认为,巴黎政治学院的肯定性行动正在第二级教育水平上制造一种双轨制(two-track system),一轨为巴黎政治学院预备候选学生,另一轨则无法与他们竞争,而这成为另一种不公平。

另一方面,尽管萨科齐曾在2008年12月宣布放弃“积极歧视”,但之后却又提出其关于教育平等的目标,即2009和2010的两项目标:力争分别有25%和30%的学生通过奖学金进入大学校的预科班。^[19]而2010年,萨科齐作为总统强求其他大学校以奖学金形式进行招生的言论,更是引发了大学校“一致愤怒的反应”。^[20]例如,法国综合工艺大学校长对于萨科齐的要求不以为然,“我们不想招收一些存在学业失败风险的学生,他们可能很快就被落下了”。^[21]法国高等经济与商业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大学校联盟”主席的皮埃尔·塔皮,也极力反对这种举措,“我们不会成为蛊惑人心的决定的替罪羊,因为我们是全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精英的部分。”^[22]

那么,巴黎政治学院何以能够在激烈的反对声中有条不紊地推进其肯定性行动项目?关键在于前掌门人理查德·德冠的主张与努力。德冠极力主张肯定性行动,认为反对者利用关于配额的误导性话语,声称增招奖学金项目学生将会降低高等教育质量,完全是错误的。^[23]德冠甚至否认巴黎政治学院招生中的配额项目是“肯定性行动”,理由在于其中并不存在基于种族的配额。当然,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肯定性行动并非仅指种族配额,种族配额只是肯定性行动的方式之一。另外,巴黎政治学院声称,其最近关于肯定性项目的研究表明,一所高选择性大学在大幅提升学生来源多样性的同时,仍可培养出大量能够进入顶级职业的毕业生。^[24]

四、反思与启示

其一,肯定性行动在法国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中究竟能走多远?理查德·德冠担任巴黎政治学院院长前后达16年之久,并且认为必须借由肯定性行动提升学生来源的多样化,提升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程度。另外一位极力支持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重要人物则是萨科齐。那么,两人为何如此坚决地主张、支持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

许在于,两人均具有移民身份的背景。理查德·德冠具有瑞士移民的身份背景,萨科齐则具有匈牙利移民的身份背景。而从巴黎政治学院肯定性行动的具体效果来看,其中一大受益群体便是外来移民者及其后裔。依此来看,二人所以坚决支持肯定性行动,便不难理解。再者,有人认为巴黎政治学院招生中的肯定性行动引发了其他大学校的效仿。例如,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开启了一项改革,由其在读大学生为市郊“敏感地区”的高中生提供从高二直至毕业的全程辅导。^[25]不过,这种做法的力度显然无法与巴黎政治学院相比,因为其不像后者那样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一种特别入学通道。总体上看,巴黎政治学院肯定性行动的外部影响与辐射效应还比较有限。

其二,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上看,法国不仅是西方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移民较为宽容的国家。但“二战”后的新移民多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地区,且多信仰穆斯林教,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法国“熔炉”先前所具有的同化能力。如今,移民问题已成为法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法国社会文化结构正在由共和“大一统”模式向“多元文化社会”模式演变。^[26]而在教育方面,法国历来把学校视作促进民族统一、进行公民教育和同化移民的重要工具。就此而言,理查德·德冠和萨科齐通过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项目,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外来移民者的教育与社会地位,可以说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其三,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肯定性行动本身即包含着内在的悖论,诸如基于种族的“反歧视”政策本身又构成一种歧视,即所谓的“反向歧视”;其本身又内含着平等与卓越这一基本的冲突与矛盾。^[27]尤其是,是否应当在最顶尖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大面积地推广肯定性行动的做法,需要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作为法国精英高等教育承担者的大学校,之所以多不愿接受萨科齐有关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提议,最重要的考量便在于卓越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

中、法两国都是高度重视考试的国家,考试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巴黎政治学院所实施的肯定性行动,对于中国当今的大学招生改革具有一

定启示意义。为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均衡,近几年教育部推行了一系列的“高考扶贫”项目,也取得了较大成效。这其中,“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承担了部分任务。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所实施的肯定性行动及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尤其是未能普遍辐射、影响其他大学校的事实,表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在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普及化这一问题上,应当谨慎。事实上,在由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乃至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功能越来越弱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笔者认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尤其是前者,不应过多以降低录取标准的方式进行“扶贫”。即使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倾斜与照顾,也要维持一种较高学术水准。这也是巴黎政治学院肯定性行动外部影响与辐射效应相对有限的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 [1] 瞿葆奎. 法国教育改革[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305.
- [2] 官留记. 高等教育: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布迪厄对法国当代教育制度的批判[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4).
- [3][4] 杨玲. 法国大学校预科班学生如何考入精英学校[J]. 基础教育参考, 2008(9).
- [5] 许建领. 法国大学校及其借鉴意义[J]. 机械工业高教研究, 1996(2).
- [6] 张觅觅. 法国大学校的精英教育[J]. 教育, 2009(29).
- [7][10][13][16][17] Elise S. Langan. Assimilation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French Education Systems[J]. European Education, vol.40, no.3, Fall, 2008, pp.49-64.
- [8][11][14] Daniel Sabbagh. The rise of Indirect Affirmative Action Converging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Diversity” in Selectiv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J]. World Politics, 63, no.3, July, 2011, pp.470-508.
- [9][26] 马胜利. “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问题[J]. 欧洲研究, 2003(3).
- [12][24] Richard Kahlenberg. An Affirmative-Action Success[EB/OL], September 13, 2011. <http://chronicle.com/blogs/innovations/an-affirmative-action-success/30333>.
- [15] The Equal Opportunity and Diversity Program,

(下转第 56 页)

[6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0.

[65]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

[66](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十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229.

[67]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13.

[6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6.

[69](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

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47.

[70]刘海峰.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J].厦门大学学报,2013.(11):68-77.

[71]黄新宪.台湾士子陈肇兴的福州乡试记忆[J].海峡教育研究,2012(12)[J]:36-39.

(责任编辑:王伟宜)

(上接第 14 页)

“Objective: Equal opportunity The Priority Education Agreements”[EB/OL].Ed.Sciences Po(Paris 2011),1-5.

[18]Elizabeth K. Dorminey. Civil Rights France Says N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Will the U.S. Do the Same?[J] Engage. Volume 10, Issue 2, July, 2009, pp.42-47.

[19]Richard étienne. Educational Policies that Address Social Inequality, France case study report 2, Priority Education Zones (ZEP) and Priority Education Networks (REP) [EB/OL]. <http://www.epasi.eu/CaseStudyFR2.pdf>.

[20][23]Aisha Labi. In France, Making Room at the Top of Higher Education [EB/OL]. September 19, 2010. <http://chronicle.com/article/In-France-Making-Room-at-the/124438/>.

[21]Steven Erlanger, Top French Schools, Asked to

Diversify, Fear for Standards [EB/OL]. <http://www.nytimes.com/2010/07/01/world/europe/01ecoles.html?pagewanted=all>.

[22]Jessica R. Bowen. “When Discrimination is Positive: Breaking Habit (us) and Diversifying the French Elite at Sciences Po” [D]. Wesleyan University, April, 2011.

[25]安延,白章德.“扶贫工程”开启法国精英大学机会之门[N].中国教育报,2008-01-28,第8版.

[27]刘希伟.巴西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3(9).

(责任编辑:王伟宜)